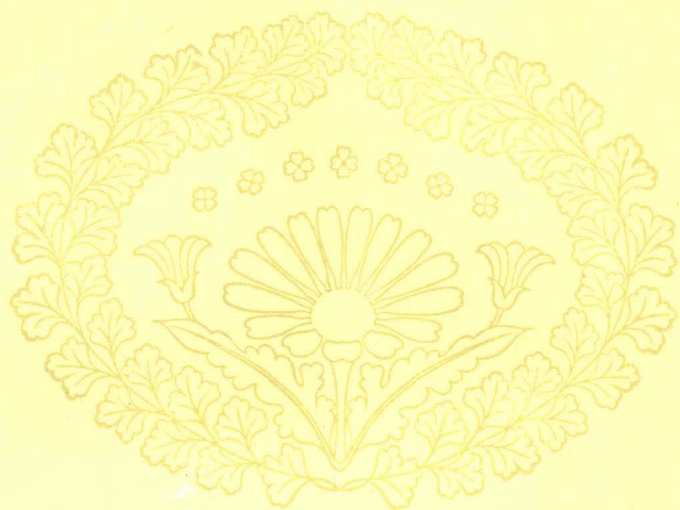




幸福的日子

靳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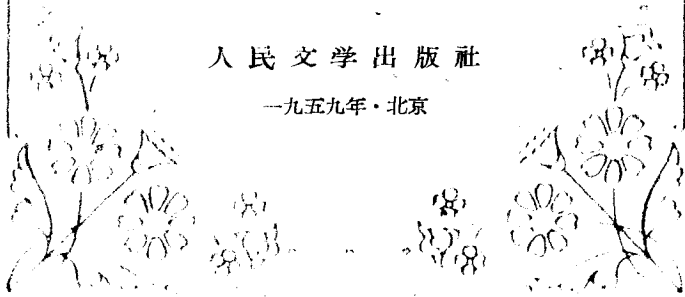


靳 以 著

幸 福 的 日 子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序

——幸福的日子开始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后，我就浸沉在幸福的日子中。我好象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里，千言万语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临近解放的前一晚，我窥视着窗外溃败的匪军不断地四下逃窜，炮声愈来愈近了，我想到压在人民头上的恶山将要坍塌了，罩在头上的黑影就要消失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了，我就是这样兴奋地过了不眠的一夜。

太阳从东方升起，人民战士迎着红彤彤的阳光进了街市，我也走出蹲伏多时的屋子。我的精神昂扬，大口地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的心胸开敞，大声歌唱：“我们的队伍来了。”我向着太阳走去，我想向每一个早起的人祝福，想和每一个相识的人热烈拥抱。我看到缠着臂章的同志们和人民战士共同挺进，有的战士成排地在街旁路边抱着武器睡着了。细雨轻轻飘在他们的脸上，我多么想轻轻地抚摸他们呵，他们是解放了我们的亲弟兄。多少人请他们睡到自己的屋子里；可是他们微笑着谢绝了，他们仍然睡在坚硬的街路上，他们是毛泽东的子弟兵呵！

铁路还没有修好，我们就赶着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怀仁堂我看到了亲爱的毛主席，慈祥和蔼的朱总司令，充满了

青春力量的周总理。我遇见了多少亲密的同志们，有的分别许多年了，有的却是初次相遇，革命的火焰把我们照得红通通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

在幸福的日子，党哺育我，教导我，让我在写作上迈出崭新的第一步。我张开渴望的眼睛，迈开脚步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跑。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的英雄模范大会，我随着英雄们上北京。我静静地坐在英雄们的身旁倾听他们英勇的战斗故事，我用钦敬的眼睛望着那些朴实而勇敢的人民英雄。我忘记了我的职责是用笔描绘他们的英勇事迹，我只是专心一致地在受着最新鲜、最深刻的教育。我把他们伟大的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就是在这列火车中我再遇到杨根思同志，他送给我他自己的照片，这是珍贵的纪念品，就是没有它我的脑中也会时常闪着那强悍的、一身是胆的英雄形象。鲁南老区也曾印下我的足迹，我看到了那光秃秃的沂蒙山，就是在那里消灭了大量反动派顽敌。在党的长期教养下，老区的人民闪着英雄的光采。在战争的年代人民曾把茅草从屋顶拉下来喂着战马，他们和战士共同流血战斗，他们的命运和革命紧紧地抱在一起，五二年底我跨过了鸭绿江，我的心中闪着永不磨灭的最可爱的人的形象。朝鲜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朝鲜的山水草木也向敌人显出了它们的威风。东北原来是我消磨童年的地方，可是如今我的记忆早成为陈旧的历史。松花江上飘着不断的歌声，那是星期天的早晨，亚麻厂、仪表厂、量具刀具厂……的女工们穿着她们节日的衣裳，和解放军战士，重型机器厂、电机厂……的男工们共同联欢。水上俱乐部的人已经满了，欢乐的乐声荡漾在斯大林公园的林荫路中，青年男女就在飞着柳絮的道路上手拉手跳起舞来了，会休息的人

才能更好地工作，欢乐使得人的精神奋发身体健康。在长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我们建起来第一座汽车厂，平地起厂房，从货车到客车，行见今年的国庆，红旗牌汽车就要跑遍北京城。在佛子岭我看到了中国建筑的第一座连拱壩，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大军共同向自然进攻。在那里我初遇那个长着华发的老工程师，过去多少年来都在粉笔生涯中消蚀他的雄心，解放了才在佛子岭实现他的理想，在飞溅着雪白的水珠的连拱壩下我们相识了，在莫斯科的旅舍中我们又匆匆相遇，今年在怀仁堂中我看到他；在他的身上我找到动人的奇迹：好象几年的岁月忘记了他，他的精神更旺盛，他的脸更丰润，青春又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热烈地约我到三门峡去，原来他又站在治理黄河的岗位上，为祖国驯服几千年来从未驯服的苍龙。在毛泽东的光辉照耀下，年老的重复着青春，年青人永远散发着青春的光辉。

在一九五四年，我曾搭了中国人民自己制造的民众轮溯江西上，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在三峡的中間，夜泊岸边，月光如水，一片银光照开我的胸怀；亲切动人的声音在峡谷間迴荡着，掩住了过滩出峡的流水声，那是船上的收音机在放送少奇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我彻夜不眠，做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光荣感激荡着我的心胸。

那还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去年，完全由大连和上海的工人造出的两艘五千吨海轮在吴淞口外相遇了。你说不出谁先谁后，在制造的过程中还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充分显示出人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高贵品质。如今，大连造出了一万吨的海轮，上海一万八千吨的油轮的图样已经画好了，把蓝图化为现实，我们的优秀的工人有这份勇气和本领。你追我赶，从这里可以看出祖

国事业跃进的速度。以上海来说，钢的产量不到十年間就增长了二百三十二倍；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上海工业的新产品、新品种、新花样就有二万九千七百九十三种。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是夸张，它是现实，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工人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它。

十年間祖国的各个角落起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成就欢欣鼓舞，那些敌人尽管用尽阴谋詭計造謠誣蔑，可是也不得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垂头丧气。

十年来的感受，万万千千；在满心欢喜之中的一点不满，那就是个人被伟大的时代远远丢在后边。認識到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长此自怨自艾徒然自誤而已；还是要打点起全副精神，投身到前进的洪流里，在幸福的日子中，用双手描出来祖国的最真实、最美丽的画图。讓我們过着充实的、丰富多彩的今天，讓我們共同跨向更宏伟的、气象万千的明天！

1959年5月28日

目 次

序.....	1
楊福林又見到了周总理.....	1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16
我在上海遇到了長春汽車厂工人.....	27
給長春的汽車厂工人.....	88
在群众面前高声明輔.....	44
江山如此多娇.....	48
春天在公社里.....	52
北京的春天.....	58
北京——莫斯科.....	62
我凝望着共青团广场.....	74
对于人的关心.....	78
在諾伏捷維赤耶公墓.....	83
索奇城的一朵紅花.....	89
在黑海边.....	97
到丽采湖去.....	101

一只美丽的酒瓶·····	106
我們高举起鑲銀的牛角杯·····	111
从冰雪的山路上回来·····	117
在斯巴納茨基同志家里·····	123
在涅瓦河畔·····	128
幸福的会見·····	132
給波里斯·波列伏依同志·····	141
挂了六个列宁勳章的人·····	144
我会見了小乐的爸爸·····	153
光輝的苏联文学引着我前进·····	162
呵,“祖国——我的母亲”·····	171
站在楊根思烈士碑前·····	177
寄給朝鮮的春草娜·····	184
和朝鮮人民在一起·····	190
想起在朝鮮的日子·····	198
到佛子岭去·····	207
我怎样到佛子岭去的·····	217
雨·····	223
石桂英·····	231
小領料員·····	243
五个女鑽探工·····	255
回忆魯迅先生·····	265
二十年的願望实现了·····	270
不是悲伤的时候·····	274

楊福林又見到了周總理

楊福林的心呵通紅透亮，楊福林的身子遍體是傷！自從一九二四年冬天他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起，只要是黨給他的任務，他就不顧生死去執行；只要對革命有利的事他就干，從來沒有想到個人的安危。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死去活來不知若干轉，可是他還是頑強地活下來，迎接了中國人民的大解放，活到了六十歲，過着幸福的晚年。

他想不到在一九四三年還能活着走出監獄的鐵門，他也想不到在一九四九年就在上海迎接了解放，會見了自己的親人；他更想不到在一九五六年人民選他當上了普陀區的副區長，——這是他四十多年前到上海落腳的地方；可是過去的日本鬼子和資本家却千方百計想把他連根拔掉。他死也想不到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下午，在中蘇友好大廈後廳里看到了三十年沒有見面的周總理。他和周總理親切地握過手，坐在總理的身旁，娓娓地談話。他想起那興奮的時刻的時候，眼眶里都充滿了幸福的眼淚，他說：“想不到總理也有六十了，他看起來多年青，精神多麼飽滿呵！這是他的福氣，也是咱們國家的福氣！”

楊福林的第一步

楊福林当年到上海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可是这以前他已經在南京絲厂里当过苦学徒，他是为了少挨打受气，吃得上一口飽飯才投到黃兴的部队里，跟随林虎当差遣。二年多的軍營日子使他学会了騎馬打枪，他的枪法准，十枪就可以打中七枪，还練就了渾身是胆，什么都吓不倒他。部队在九江被馮国璋打垮了，他才跑到了上海，进了日本人办的紗厂当上二毛錢一天的擦机器工人。这样他干了十年，經過培养和教育，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級忠勇的战士，从此就有意識地参加了工人的斗争，用生命来保卫革命。他自己說：“那时候入党是很严重的，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只能一个人知道。党使我的眼睛亮了，指示我做什么，怎样做——党的命令我总是坚决执行的。”

正是在党的領導之下，他参加了还鼓动一部分工人也参加了五卅大罢工。罢工虽說是胜利了，可是工人所提的条件簡直一样也沒有办到。日本人恨透了他，要开除他；可是工人弟兄保护他，要停楊福林的工大家就再罢工，日本人就只有偷偷用錢来收买坏分子去杀他。他受了重伤，昏死过去了；可是他单人匹馬也沒有饒过那些工賊——讓他們六个人个个带上重伤輕伤。

楊福林是打不死的，三天后在医院里醒过来，一张眼就望見杀他的两个仇人。他就既憤恨又沉痛地說：“你們不是工人么？我也是工人，你們为什么要杀我？你們拿了日本人的錢，出卖自己，杀自己人，你們算得上什么工人！你們今天沒有杀死我，有种的咱們出去再干！”

出去之后，那几个工賊早已拿了日本人的錢逃跑了。厂里

的日本人也从此不要他再做工，停了他的生意。中国的资本家也和日本人一鼻孔出气，任何厂都用不上他一星期。这时，党就分配他做保卫工作，给他一支枪，他象得到一件宝贝，掩不住心中的欢喜。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十年前学来的枪法又派上了用场！”

他的任务是保卫工人开会，有一回周总理在西門西成里开会，他也担任了保卫工作。

“从那时候你就認識总理了？”我打断他的话問着。

“認識归認識，可不能交談，只好心里有数，避免引起外人注意。”

“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做保卫工作么？”

“一个人当然不成，我們总共有七八个人：王四、王大、陶三、謝德宝、张明、錢福海、王阿庚，还有蔣維新——現在他做上海干部医院院长。我們是外边几个，里边几个；如果敌人来了，外边的先打，里边的再打出去，掩护着負責同志安全撤退。我們人少，只能短打，长打他們人多势众，我們准定吃亏。只要我們的人跑开了，打死他們几个，我們就得迅速轉移。”

三次武装起义他参加了两次

党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展，从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三次起义楊福林参加了两次，只有第二次沒有参加，因为身上的枪伤沒有好。

第一次起义他們那一組是十个人，只有三支枪，其余的只有各拿一把斧头，地点在潭子湾。說好了以炮声为信号，一齐出动，可是左等右等炮也不响。一直等到两点鐘，有人等得不耐煩

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出去，結果吃了亏，到天亮就归于失敗了。

“不仅是我們小組失敗了，整个的起义也失敗了。因为当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起义是由国民党上海办事处一个姓鈕的布置，他对当时的情势估計得不对头，准备工作又沒有做好，一下就搞垮了。但我們的党可真英明，第二天清晨就下了停止起义的命令。——不是不干了，是好好保持力量下次再干！”

这以后，楊福林仍旧不管不顧地到工厂联系工人，日本人乘机就想打死他，他們找到一个有十杆枪的大流氓，但这个流氓还没有来得及下手，在一个清早，楊福林他們六个人就把这个大流氓堵在被窝里打死了；可是他本人由于疏忽也讓躲在背后的敌人打了五枪。尽管他受了伤，他还是摺倒了敌人。同志們为躲避耳目把他送到江湾，跟着又轉到宝山路的紅十字会医院。医生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打汉奸的，問了他一声；以后他就警惕起来，带上手榴弹盒子炮，故意給医生看見，心里想：“只要他犯我，我也饒不过他！”但医生只是望他笑了笑，照样替他換藥治伤，好象一点事也沒有似的。这桩事使他認識到一个普通的市民也是同情革命仇恨汉奸的，这样，他就安心地治疗了十多天。

第二次起义他虽然沒有参加，在家里他也教工人打枪。工人不小心走了火，打穿房頂是小事，害得他带着伤連夜搬了家。这次起义損失了二十多个同志，可是他們并不灰心，他們認識到，“工人要翻身，只有拿热血去換！”

第三次起义，他的伤不过才好四五天，他們只有十五支枪，由他先偷运到虹鎮。路上有抄靶子^①的，別人不敢拿，楊福林就一人身上带五支，手里拿一支；讓別的带枪的同志走在前边，只

① “抄靶子”是反动政权在路口設立的專門向行人搜身的崗哨。

要碰上抄靶子的就打，結果一点岔子也沒有出，平安过去了。跟着又运了一趟，他自己拿了四支，其余的讓家屬裝在馬桶里抬过去了。

他們一共不到三十人，搶了四个警察局和两个保卫团，繳了几十支枪。他們一直打到宝山路桥，听說吳淞下来一团人，他們就挖了一段鐵路，工人分三处埋伏好，和敌人足打了一天一夜。他們这边到时候有人送吃送喝，敌人什么都沒有，又渴又餓。二十四小时以后全团繳械投降了，他們只牺牲了一个同志。

——他們把俘虏带到商务印書館俱乐部，讓他們統統坐在地上，周总理就向俘虏說：

“你們也是苦弟兄，有家的回家，沒有家的去投亲，我們不杀害你們，也不强留你們。”

有些軍官自动地把手枪盒子炮放在地上，散了。他們把敌人的武器彈藥从火車上搬下来，充实了工人的武装。“我們胜利了，上海八十万工人参加了斗争，終于打垮軍閥，迎接北伐軍。”

蔣介石的叛变

“可恨蔣介石那王八蛋！——”說到这里他忍不住气起来了：“他到了江西就反动了，讓他的軍隊打到龙华接兵不动，看我們工人打，消耗我們的力量；等我們打下来上海送給他蔣介石！他从长江直接坐船到上海，表面上还送一面‘共同奋斗’的錦旗給湖州會館的总工会，上边写上他那不要臉的名字：蔣中正；暗地里却用詭計繳我們的枪，解散工人糾察队。我們千不該万不該放下了武器，最后我想还有八九十人可以躲到老百姓家和他拚。

可是工会同志說我們人太少拚不过他們，我气急了就一个人爬到总工会屋頂用机关枪守了三夜。組織不要我这样做，我也想只我一个人也不管用，这样才回家去睡觉。那天晚上，他們又来繳枪，我披上衣服，上了子弹，想一个人再干！同志們劝住我，說这样一来，一个人也跑不了。我就把大枪栓下了，連短枪放在皮箱里拾走了。家可以不要，武器可不能放弃。我又到了总工会。那时有二三千工人要冲司令部，許多人拿了铁棍，我就說：‘枪都沒有用，铁棍又管什么用！’他們不听我的話，結果又損失了三百人。我再和他們說：‘我不怕死，可是要死得有价值，不能这样平白地死！’”

这以后，党就要他轉移到汉口，那时周总理也在汉口；虽然不住在一处，也少不了見面的机会。三个月以后唐生智也叛变了，組織又要他回到上海。听說周总理带了武昌的二万人一直打到汕头，党就又派他和三个同志到汕头去。他們已經在路上，上海才接到汕头的电报說已經撤退；可是已經来不及通知他們了。下了碼頭，楊福林他們就看出来情势不对头，大小旅館都不留他們，好容易找到一个小旅舍，才进去坐下，一想：住下去一定出事，就連夜又上了碼頭去买票。沒有保人，票也买不到；結果是花了十倍的票价，把每个人身边的錢都拿出来，才买通了船上茶房当黃魚^①回来了。

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就为党工作，主要是对付叛徒。他告訴、我那时他隨身总离不了武器，就是碰上有抄靶子的，走在前边的同志尽管把枪交給他們，楊福林在后边就要打翻了抄靶子的人，再把枪拿回来。他說：“那时我們叫‘紅色恐怖团’，也叫‘打

① 以黑市票价賄略了船上当差的，并由他把自己藏在船艙底下，免受检查，称之为“黃魚”。

狗团’。”

十三个巡捕房都贴了照片捉拿他，还悬了五百元赏格，可是他不怕，他照样到巡捕房门前去探望，他心里有数，眼看十六方，只要一看情势不对，就迅速地溜掉了。

后来，他是被一个叛徒出卖了。乘清早他还没有起身，八九十个包打听①和外国人来抓他，他们脱了鞋，悄悄地溜到楼上把他抓住了。

在敌人面前

他一落在敌人的手里，他就沒有想活着出去。他看到了叛徒，恨不得咬他一口；可是他怕他再出卖其他同志，就只好强忍怒火，故意去团结他，先开脱他——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他对叛徒说：

“你只承认是我的朋友好了，不要承认和我一道工作过，这样他们就会放你出去，没有你的事，你要承认我，你就要倒霉；我吃官司，你也要吃官司；我枪毙，你也少不了枪毙！你自己看着办好了。”

审问的时候，叛徒就照杨福林的话说出来。杨福林也说：

“他是我的朋友，他要不是我的朋友，就不知道我的家住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做工作的，你放他出去，我承认好了。”

包打听上了当，信以为真，果真把那个叛徒放了。等到叛徒放出去以后，他们再追口供，他就翻脸不认账了，他理直气壮地说：

① “包打听”是替帝国主义做特务工作的人。

“我是工人，我承認什么？我承認你是汉奸，你是卖国贼！”

那个包打听气得說不出話来，跳着脚追問：

“枪是你家里抄出来的，子弹也是你的，你还不承認！”

他咬定牙根說：“枪和子弹都是你們带来的，我是工人，我是老百姓，要枪干什么？”

外国人在一旁插嘴說：“你是布尔什維克——”他搖搖頭說不懂；中国人以为他不懂外国語，翻成中国話：“就是共产党。”他照样搖搖頭，好象什么都不明白。那个包打听狠狠地說：

“你这么坏，我上了你的当，你叫我把他放出去，你承認，放了他，你什么也不承認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卖国贼！你想叫我承認，你做梦，你得在你娘肚子里轉个身！”

那个包打听气得七窍冒烟，随着一掌打在他的脸上。

“好！算你有种，你是鉄釘，我也要把你磨成針！”

楊福林挨了一掌，身子連动也不动，冷笑着說：“今天你抓到我，隨便你們吧。我不能还手，我有本事挨！”

当天晚上就給他用电刑，死了又噴回来，再上电刑，死去活来五个轉，可是他一醒过来，就破口大罵：

“我偏不承認，除非你把我弄得一口气不来，我就不罵你；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罵你，你是汉奸，卖国贼！”

他們脫光他的衣裳，狠命地打他，可是这也吓不住他。

“你打嘛，頂好你把老子打死，用手枪打死我，你想叫老子承認可办不到。我不做贼，不做强盜，我是工人，有什么好承認的？你說我杀人，我說沒有；你一定要說我杀多少人就算多少好了。工厂就是我的机关，工人都是同伙，你頂多不过打死我！”

就这样，仅在七天內，楊福林一共死了十八次。

在公堂上，有十三个人指認他杀过人，还有一个被打死的汉奸的女人也来作証，法官就問他：

“你到汉口去做什么？”

“去做工，就是她的丈夫要我去的。”

楊福林不慌不忙地回答。法官就又問汉奸女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打死的？是你亲眼得見么？”

那个汉奸女人說她沒有看見，是死人告訴她的，法官就又問她：

“怎么，死人还会說話么？”

她說：“說兩句就死了。”

法官說：“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

楊福林一听话头，想到法官一定和組織有关系，也許党在他身上化了錢，他話里話外都在开脫自己。他的心定了，果然，最后，法官宣判他无罪。

无罪并不等于释放，結果又把他轉到中国偵緝队去。

几种酷刑輪流着来：三上吊，火烧，老虎凳，从鼻孔里灌胡椒水。痛得他单衫都絞得下汗水来，鼻子和嘴都噴血水；可是他嘴里却沒有一个字，連一声討饒的話也沒有。每次用刑以后，他就象死人一样給丢在監里，难友們强扶着他打圈儿，怕他落下殘废，他們好心地劝他还是承認了吧，免得受活罪。他說：“我什么都沒有做过，承認什么？”他們說：“我們是做的也承認，不做的也只好承認，不承認可受不了这活罪。”楊福林說：“他們就是打死我，也沒有什么好承認的。”法官找不到罪証，又沒有口供，只好判他一个私藏軍火罪，徒刑一年，关了六个月交保释放。

楊福林死里逃生，他心里再三想：“今后我可要提高警惕，不能隨便帶人到家里。”可是還沒有等他想完，他又被送到租界的